

意義、藝術與生命的湧動——我看胡寶林的藝術創作

沈清松 2011 年胡寶林「筆舞江湖四十年」畫冊序

了解一幅作品往往只需片刻的直觀與解析，然而認識一個人卻需要經年累月的交往。我認識胡寶林已經三十多年了。我的專業是哲學，兼治美學，對於藝術創作是外行，至多只能說是個藝術愛好者。也因此，我多少是從哲學的角度，也就是從藝術哲學、美學的觀點，來看胡寶林的作品。然而，隨著時間的增長，相知愈深，更能認識胡寶林這個人，越來越能體會、了解胡寶林的藝術心靈和生命實踐，也因此越來越對他感到佩服。

還記得第一次與胡寶林暢談藝術，是在 1980 年代初期的一個夜晚，在他座落於永康街的家中，我們的話題環繞著藝術與美學，初次有了藝語的交集。當時覺得，胡寶林對於中、西繪畫理論與現況都非常嫻熟，也了解到他本身的創作，於中畫、西畫皆有師承。此外，也知道他喜歡詩，曾參加草根詩社，也組織了新思潮藝術聯盟。他留學歐洲，接受歐洲藝術新思潮，但並不隨俗流轉，卻回過頭來覺醒到中國筆墨藝術「筆意墨韻」、「氣韻生動」的可貴，並開始大筆書寫抽象風景。返國後，他在教學之餘，曾經做過實驗性創作，如行動藝術、即興表演、現成物詩畫創作等跨界的創作。他當時的藝術思想，可在他發表的〈藝術的時代訊息〉一文見之，該文主張「藝術不計固定形式」、「人人均可創作」、「一切都是方法」。我當時很欣賞胡寶林這些想法，認為人人皆是藝術家，物物皆可化成藝術，而且生活本身就是藝術。胡寶林主張藝術的生活性、日常性、自發性，提倡在生活中即興的藝術創造。

這許多年來，我一直留意胡寶林的藝術創作活動，看他作畫，看他推動兒童戲劇，看他從事建築與室內設計教育，看他推動藝術環保到周遭的生活世界，推到社區、推到校園、推到城市。他的創作活力一直在延伸，從繪畫到戲劇到建築到環保。我了解到，胡寶林一直在擴充他藝術家本心的原初慷慨，而且以此藝術妙心，點化萬物，動而成象，推及週遭，使他的創作活動從繪畫作品到週遭的人與環境，無不成為藝術創作的泉源。

就在這一連串與藝術、環境、生活、社會相關，卻又各自不同的活動之間，一方面總感覺到某種確實存在的內在聯繫，可又是捉摸不住其動力核心何在。閩南語有一句話說：「江湖一點訣。」在這關節上，我想問的是：胡寶林的江湖要訣在哪裡？或者，更哲學地說，舞動胡寶林藝術生命的動力根源，究竟何在？

最近，我有機會到台中觀賞胡寶林在台中 CMP Block 舉辦的「筆舞江湖」展覽，其中展出了胡寶林的行動繪畫表演。在現場提琴演奏、即興舞蹈與胡寶林即席繪畫創作的交織之下，在不斷興起又不斷消逝的樂音與舞者身體躍動的旋律中，經由胡寶林彩筆運行於畫布之上，終於浮現了一幅可傳之久遠的畫作。這一次即興創作，交揉著不斷在運動中的線條，交織著音樂與舞蹈，在身體、樂器與畫筆異曲同工的交織下，一直交錯推進著，直到終於完成。這次的展出，可以說是胡寶林藝術創作諸多面向的總綜合，也可以說是從多條動線進行綜合的藝術創作中，達到了完整的創作歷程與自我了解，同時也體現了一個動態的藝術理念。

的確，胡寶林的藝術創作是出自他的原初慷慨，出自他那一直在躍動中的藝術生命，並在躍動中興起、創造與發展。他的藝術創作最佳地例釋了我對於身體動能與藝術源起的看法。對我而言，藝術創作的初心是始自身體中走出自我的意義動力與原初慷慨，其中並無道、器的二元對立，而是要追求「道成肉身」的整全，並企求其擴充與圓滿。胡寶林的藝術創作是從身心合一的原初意向開始的。在我看來，在人的身體中湧動著無窮的意義動力。的確，意義的湧動是出自身體，進而透過不同形式的表象，如聲音、圖像或表情……等等，在這一連串成象的過程中，意義的企圖獲得了特定化，也取得了某種可理解的形式。這是音樂、舞蹈、和表演藝術……種種藝術的共同來源。我同意容格(Carl G. Jung)所謂「成象」(Imaging)之法，尤其是在晚近由他的後人刊行的《紅書》(Red Book)中揭示了許多心靈成象與藝術創作的奧秘。不過，我認為人的身心所成之象，並不僅限於圖象，

而且還有聲音的象、舞蹈與身體姿態的象，以及眾象在動態中的綜合，就如同胡寶林「筆舞江湖」展所顯示的。

在我看來，身體層面的意義動力由前述種種成象過程，在語言和書寫中取得其最富意義的形式。在此，人所追求的意義取得其最精緻與巧妙的表詮。是以書法在自由揮灑之際，綜合了人身體的運動以及意義展演之跡。至於詩，則更是所有藝術形式的精粹，一如黑格爾所說。黑格爾因為語言所傳達意義的非物質性與純粹性，甚至將詩的藝術地位放在繪畫與音樂之上。不過，我們可別忘了詩常運用隱喻，連結心中意象，並以音樂式的韻律來進行吟詠。書法和詩，是身體中意義動力任運成象的高峰，但仍與其他成象過程相連，一而非一，不即不離。胡寶林說他用書法作畫，我說他的畫作如詩作，良有以也。

如此說來，身體的運動，特別是經由視覺、聲音或表情…等形式運作出來，成為吾人意義動力的接引，經由產出可理解表象之途，步步前進。這是音樂、舞蹈、表演藝術、書法、詩…等藝術的共同根源，而這些藝術形式其實都是「欲望的引誘者」，旨在誘出欲望朝向藝境的正向發展，同時也在人的意義動力有所窒礙，出現心理病徵之時，有撫慰心靈的療癒作用。藉著聲音、圖像、表情…等種種成象形態，藝術家規定了，明說了，並導引了人對於意義的欲望。欲望中意義動力的發展是人在不同藝術中得以跨越界域的基本動力，也是胡寶林得以動態綜合這些藝術形式的秘訣所在。我覺得，胡寶林的生命實踐巧妙地發揮了這一藝術生命的根原動力。

可見，胡寶林的創作之所以寶貴，是因為他在動態中創作出藝術意義的完整性與綜合性，任創造力在時間中本然呈現與發展，這是胡寶林「任運成象」的奧妙精義所在。我覺得，胡寶林的藝術生命是一個不斷在動中創造，然而連續中總有新穎的斷裂，因為他會在連續中迸出創新的成分，然而他在創新之中仍猶存對過去的依戀。帶著過去的精粹與當下的悟興，一並夾帶直上，直欲與超越界相親。

可見，胡寶林的藝術創作不是自戀的，而是他的原初慷慨朝向多元他者不斷延伸的表現，經過校園、社區、城市，直到以整體世界為範圍的生活世界，展視了藝術家的道德責任與利他關懷。對於其中美的浮現，他在畫中一一捕捉；對於其中的醜陋面貌，他帶著悲心加以批判。我在他〈都市石窟〉、〈波斯灣的油田之戰〉、〈波斯灣的媒體之戰〉、〈憤怒的太陽〉這類畫作中，對周遭的城市生活世界、對國際環境的惡化與衝突，甚至人對宇宙能量的扭曲濫用，也透露了悲天憫人的批判意識。

胡寶林的藝術更指向一個深刻的宗教向度。他的生命的湧動是向上超越的。在他歐洲風景畫中，你處處可以見到，在四處散落的鄉村房舍中，興起了教堂頂尖的十字架，直指天上，而這向上的指向正是整體山水與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凝聚點。從他眾生平等與物物藝術的胸懷，我了解到，胡寶林的藝術心靈，是受了禪學所點化的，也與他的天主教信仰有密切關係，且這兩者是不即不離、相輔相成的。就如禪宗所說，無論挑水、砍材、坐臥行走，只要直此本心，任何生活細節，皆是頓悟之機。又如天主教聖女小德蘭所實踐的，無論洗衣、打掃，作雜事，生活中的點點滴滴，皆可修行，皆可親近天主，體現聖境。

從胡寶林的藝術生涯中，我們了解到，一個藝術家的生命並不僅止於創作藝術作品，它是一個更廣大的生命實踐的歷程。而此一生命實踐將會轉化所有藝術創作和意義建構的活動。人都是在實踐意義、產出意義的過程中，認出自己是能夠度有意義的生命的。一個實踐的生命同時也是一個自由的生命。然而，人的自由總是在關係中的自由，人的關係也總是在自由中的關係。生活就是藝術，生命就是創造，人都是在自由和關係的參與過程中，學習到生命實踐的藝術，也才能將生活轉化成藝術。

我想，胡寶林的藝術創作，從中國傳統藝術精神出發，接納了現代藝術的精華，且在後現代挑戰之下仍可活力充沛。胡寶林的藝術具有前衛藝術的一些創新面向，但並不失本雅明(W. Benjamin)所言的「靈光」(aura)。胡寶林的畫是美的，雖然他所傳達的並不只是美感。在當代反美學(anti-aesthetics)的潮流中，胡寶林兀自在其書畫中，透過線條的律動與顏色的妝點，給予我們以美的感受，卻又將我們帶向自然天運。一如後現代藝術對於主體性的質疑，胡寶林的畫超越了主體的宰控，成為任運成象的表達，然而他仍不失主體性的挺立，在愛惜這現代性的珍貴遺產之時，雖體現藝術主體，但仍邁向主體的超越。如同德希達(J. Derrida)所言，書寫留下的只是痕跡。然而，胡寶林的書寫與畫作，動中出象，而且動而愈出，因而並不止於表象；他的創作。動而成跡，且使痕跡本身持續運動，直指幽遠的超越界，並不墜為廢墟。

(沈清松序於多倫多大學哲學系)